



汉英进行体的认知对比研究

王 婷

(广州工商学院外语系, 广州 510850)

摘 要: 汉英进行体作为语法体,其反映的动作内部情状是仍在进行且不完整的。同时汉英进行体作为语法范畴,其语法意义具有多义性。为了对汉语进行体语法意义和英语进行体语法意义做出对比,进一步探究汉英进行体语法意义差异的原因。基于概念整合理论和构式压制理论,通过语料分析发现,汉英进行体语法意义差异原因有两个:一是汉英进行体构式基本构式义存在差异,二是英语中“时”语法范畴的存在。汉英进行体语法意义差异比较及对差异原因的分析能够辅助英语时体教学。

关键词: 汉英对比;进行体构式;概念整合;构式压制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9) 02-0031-09

Cognitiv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rogressive aspects

WANG T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510850, China)

Abstract: As grammatical aspects, Chinese and English progressive aspects are used to describe ongoing and incomplete situations of actions. As grammatical category, English and Chinese progressive aspects have polysemous grammatical meaning. To compare the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rogressive aspect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reasons for differences in the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rogressive aspects.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coercion theory, corpus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rogressive aspec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constructional meanings,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grammatical category “tense” in Englis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grammatical meaning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progressive aspects and the analysis of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could be helpful in teaching English tense and aspect.

Key words: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progressive aspect constructi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mrie^[1]指出,体是从不同的视角对一情景的内部时间构成成分进行观察的方式,但他未区分词汇体和语法体。Smith^[2]将体分为情景体和视点体,即词汇体与语法体。进行体作为语法体的子范

畴,在“进行体悖论”提出后便备受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英语进行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剖析了英语进行体的语法意义及其与不同词汇体之间的关系^[3-9]。汉语进行体研究集中于对汉语进行

体标记的讨论,主要有单标记^[10-11]、双标记^[12]、多标记^[13-15]。王婷^[16]从语法体与词汇体互动的角度对汉英进行体展开论述,但并未解决如例1^①中英语表达符合语法习惯,而汉语句式却不符合语法习惯这一问题。

例1 John is dying.

* 约翰在/正在死。^②

本文运用构式压制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对例1中存在的问题及汉英进行体语法意义差异的原因做进一步研究。

一、理论基础

概念整合是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机制^{[17]18},它是在概念隐喻与心理空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概念整合的过程由一个类属空间、两个输入空间和一个整合空间的互动组成。类属空间是两个输入空间元素的抽象概括,它指导两个输入空间之间的映射。根据语境的需要,输入空间之间进行选择性的映射,其元素进而投入到整合空间,再经过组合、完善和拓展三个相互作用的认知过程产生层创结构。具体的整合过程如图1^{[17]46}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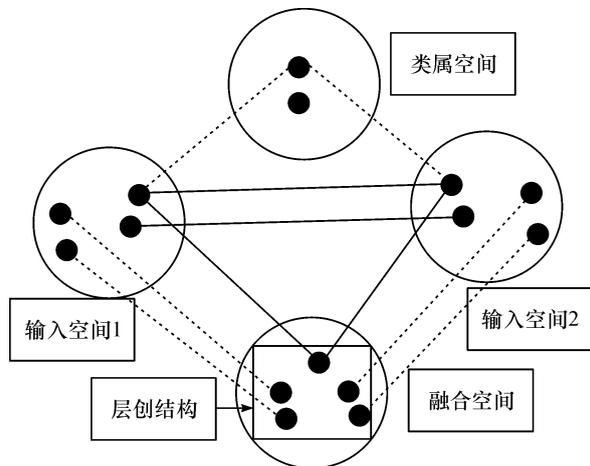


图1 概念整合过程

Coulson^[18]指出句子的创造性意义来源于句中单词以及其他信息之间的互动整合。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可以清楚地解释语法构式意义的组构过程^[19]。

相同的动词在不同的构式中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例如:

例2 a. He reads.

b. He is reading a novel.

以上两例中,a句表述恒常的状态,b句表达事件的过程性。这种差异是由于进行体基本构式义制约动词体义。Michaelis^[20]指出句子的意义是构式义与词汇义互动的结果,词汇义与构式义相一致时,两者之间的意义相互加强。反之,则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不合法的句子,二是通过语义压制,即词汇义或构式义领先的方式解除冲突^[21]。

二、汉英进行体的构式界定及基本构式义

Goldberg^[22]将构式定义为形义结合体,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单位组成的结构,同时该构式的形式或意义的某些方面不能从该构式的组成部分预测得出。王寅^[23]指出任何语言表达式,包括词素、词、短语、句子、语篇都可被视作构式。因此,汉英进行体“在+V,正(在)+V;Be+V-ing^③”均可被视为构式。王婷^[16]通过语料分析,总结出汉英进行体构式的基本构式义分别为:暂时的过程性、暂时的过程性(/+次数性)。

Langacker^[3-4]认为进行体构式在整个辖域(Scope, S)中侧重直接辖域(Immediate scope, IS)中事件的过程性,并认为进行体构式的基本构式义是状态性,因此在图2直接辖域中用直线来表示过程,暗含前后的变化。但直接辖域中的事件既可是无变化的,如例3;同时也是有变化的动态过程,如例4。因此,本文在Langacker的基础上在直接辖域中增加了表示动态性的波浪线。进行体构式的概念内容如图2所示。

例3 He is sleeping.

例4 He is runn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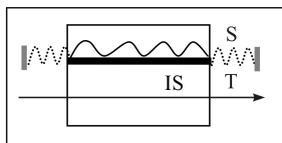


图2 进行体构式的概念内容

注:图中黑色加粗实线表示无变化的状态性,波浪实线表示有变化的过程性,波浪虚线表示变化的可能,T是时间。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① 本文的中文语料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英文语料来源于BBC语料库以及文献整理(详见文中标注的资料来源)。

② *表示该汉语句子的表达不符合语法习惯,下同。

③ 根据尚新^[1]对汉语体的分类,“着”为汉语持续体标记,本文采用这一分类,主要讨论“在,正(在)”作为进行体标记的情况。

三、汉英进行体构式中的词汇体

词汇体具有普遍性,它描述的是情景的内部时间结构^[24]。Vendler^[25]将词汇体分为四类:活动、状态、过程结果和单纯结果,但该分类未能够清楚说明进行体构式与单纯结果动词共用时单纯结果动词的体性特征^{[7]53}。Michaelis^[20]在 Vendler 的基础上,对词汇体进行了立体有层级的修改。总体上,Michaelis 对词汇体的分类包括五类:状态类(STA)、状态阶段类(STA-PHA)、活动类(ACT; HOM-ACT, HET-ACT)、过程结果类(ACC)和单纯结果类(ACH)。本文采用 Michaelis 更为细致的词汇体分类。

各类词汇体可以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相互转换,例如:

例 5 a. She **reads**.

b. She **reads a book**.

例 6 a. 他**跑进**教学楼。

b. **成千上百的学生跑进**教学楼。

例 5(a)中“read”的基本词汇体体性特征是无界同质的活动类,而例 5(b)中由于宾语“a book”,变成了过程结果类。同样例 6(a)中的“跑进”属于过程结果,而例 6(b)中“同学们跑进教室”表达的体性是无界的活动类。因此这五类词汇体在进行体构式中有不同的特征。

根据汉英进行体构式的基本构式义,可以判断,活动动词的体性特征与进行体构式完全相容。过程结果类是有界的,与进行体构式的无界性相斥,因而进行体构式会对过程结果类产生压制,压制其结果而凸显其过程。比如:

例 7 a. Here he **is writing a poem** based on a prose version of a poem by Stephen Spenser.

b. 深蓝色的大海上一艘扬帆远航的巨轮**正在驶过**。

例 7 中的“write a poem”和“驶过”都属于过程结果类,汉英进行体构式压制其结果而凸显了动作进行的过程。单纯结果类是有界、瞬时的,其过程可以忽略为零,它却与进行体构式相容,这是因为进行体构式对其结果进行压制并拉长其过程。例如:

例 8 a. John **is kicking** the door.

b. 飞机**正在起飞**。

例 8 中的“kick the door”和“起飞”都是瞬间动作,而进行体构式对其结果进行压制,并将瞬间动作拉长,凸显其过程。片段状态类属于有界的、同质的,与进行体构式的暂时的过程性不合。例如:

例 9 a. *He **is sick for three days**.

b. *他在/正(在)休息一段时间。

例 9 两个句子都是不合法的,这是因为进行体构式的暂时性是不确定性,而片段状态是确定的时间。

状态类属于无界、同质的,它虽与进行体构式的无界性相符,但却无过程性,因而不能进入进行体构式。但下列句子却是合法表达:

例 10 a. He **is being polite**.

b. 说罢一扬拳头,似乎在**确定**自己所
说,多么认真。

例 10 中的“being polite”和“确定”是状态类的词汇体,进行体构式压制其状态性而凸显其说话时刻的状态,a 中他本身没有礼貌,而说话时刻表现礼貌,含讽刺之义;b 中则表示暂时的动作行为。

因此,活动类(异质/同质)与汉英进行体构式完全相容;过程结果类、单纯结果类、状态类在进行体构式压制下可被汉英进行体构式接纳;片段状态类则不能进入进行体构式。

四、汉英进行体构式语法意义的生成过程

尚新^{[11]12}认为语法体与词汇体的互动能全面解释体。同一构式往往有不同的意义,这是因为构式义、主要的动词义、语境之间的互动整合。下面笔者将从汉英进行体构式与不同词汇体之间的整合过程分析汉英进行体构式语法意义的生成^①。

(一)汉语进行体构式语法意义的生成

前文第三部分已讨论得出活动类动词与进行体构式完全相容,而进行体构式对过程结果类动词首先进行压制使其进入构式,从而两者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互动、整合,并生成语法意义,具体过程如图 3 所示。

①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只根据进行体的语法意义选择性地对汉英进行体构式与不同词汇体之间的整合过程展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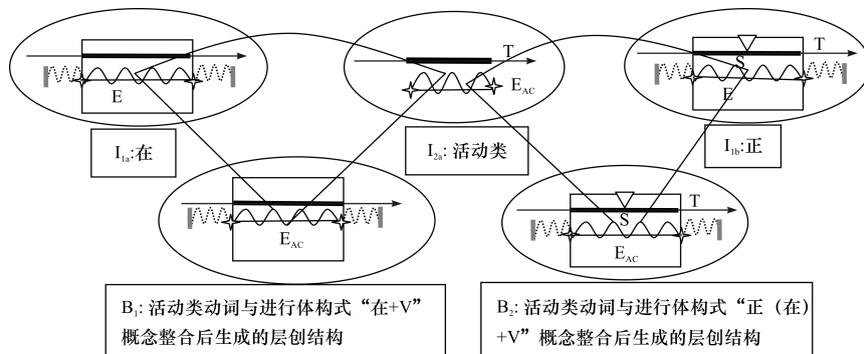


图3 活动类动词的汉语进行体的语法意义生成过程

注:本图由笔者绘制。图中 \blacklozenge 表示无界性,倒三角形表示说话时刻 Speaking Time(图中用S标识);加粗黑线表示说话时刻的动作过程。图中省略了展现形式与意义匹配过程的类属空间。如无特别说明,下同。

图3中, I_{1a} 与 I_{2a} 之间是跨空间的图示映射。 I_{1a} 中所构建的是无界的、同质/异质的、暗含前后变化的情状, I_{2a} 是无界的、同质/异质的活动 E_{AC} , 这与 I_{1a} 中的元素基本相似。两者将上述这些元素经过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生成了 B_1 。 B_1 强调事件活动在一段时间域的过程性, 例如:

例11 a. 她在跑步。

b. 那个小孩在睡觉。

“跑步”是异质活动类, 是无界、持续性的, 强调跑步的过程。“睡觉”是同质活动类, 是无界、持续性的, 侧重睡觉的过程。

图3中 I_{1b} 与 I_{2a} 也是跨空间的图示映射。 I_{1b} 的元素是无界、同质/异质的, 暗含前后变化, 强调说话时刻的情状。同理, 这些元素在 I_{1b} 与 I_{2a} 中经过选择

性地投射, 投射到整合空间, 生成了 B_2 。 B_2 则强调说话时刻事件的过程性。例如:

例12 说完有些后悔, 六条他们正张大嘴巴看我。

“看”是同质活动类, 是无界、持续的, 与汉语进行体构式连用, 表示说话时刻或时段当下“看”的动作过程, 而说话时刻或时段之外这一动作有可能继续, 也有可能终止。过程结果类动词是有界、持续、异质的, 在进行体构式压制下, 其过程被凸显。因此, 其整合过程与活动类的整合过程相似, 整合后产生的语法意义也是暂时的动作过程。

单纯结果类是瞬时性的, 一开始就即将结束, 基本无过程, 进行体构式压制了其结果, 拉长其过程。状态类是同质、无界、无过程的。图4展示了这两类词汇体与汉语进行体构式的互动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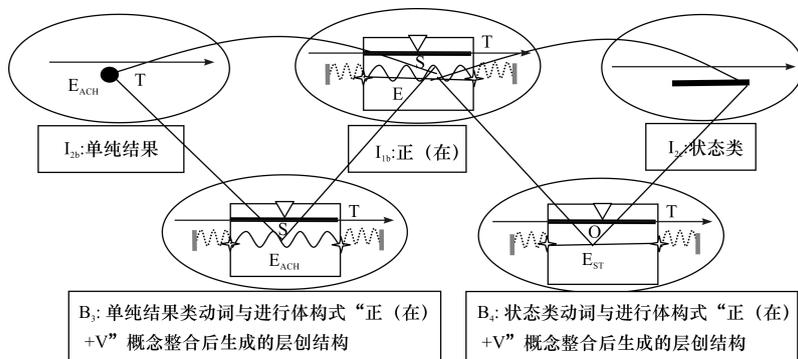


图4 单纯结果类动词与状态类动词的汉语进行体的语法意义生成过程

图4中, I_{2b} 中的元素包括异质过程性, 无界且具有可重复性。 I_{1b} 的元素包括异质过程、无界、说话时刻。根据选择性投射原则, I_{2b} 与 I_{1b} 中的元素投射到整合空间 B_3 中, 根据语境进行组合、完善与拓展, 一方面暂时性的慢动作过程之义生成, 另一方面重复性动作形成的过程之义生成。另外, 施栋琴^[26]认为汉语进行体构式不能产生起始、渐进的语法意义。根据她的研究, 单纯结果类和汉语进行体构式“正

(在)+V”进行整合后能够产生该语法意义。因为单纯结果动词本身是瞬间的, 其过程包括了准备阶段和结果。在整合过程中, 虽压制其结果, 但是其准备阶段被凸显, 因而会产生起始、渐进之义。例如:

例13 a. 整个欧洲, 光明正在熄灭。

b. 飞机正在起飞。

例13中“熄灭”和“起飞”都是瞬时性的。根据语境, 例13a句中光明不会在一瞬间熄灭, 而是慢慢

熄灭的过程;b 句中是飞机起飞前的过程,强调当下逐渐接近该动作的过程。

通常而言,进行体构式不与状态类相容,但却有例外:

例 14 因此三餐才要劳动夫人自行料理,在**下正感到**万分抱歉,今夜泊在瓜州。

例 14 中“感到”属于同质、无界的状态类,进行体构式对其状态性进行压制,凸显说话时刻的感觉,而说话时刻前后可能并无此感觉。状态类动词与“正(在)+V”的整合过程如上图 4 所示。I_{2c} 构建的是同质的、无界的状态, I_{1b} 中包含同质/异质过程、无界、说话时刻/时段、暗含前后变化等元素。在 I_{1b} 的压制下, I_{2c} 暗含前后的变化,因此才会产生例 14 中的语法意义。

(二) 英语进行体构式语法意义的生成

Biber 等^[27]认为现在时和过去时都能够与完成体和进行体结合,并将进行体与现在时或过去时的结合形式称为“现在进行时”(Progressive aspect present tense)和“过去进行时”(Progressive aspect past tense)。陈敏哲^[28]认为现在完成体语法意义是“现在时”的语法意义和“完成体”的语法意义概念整合后形成的层创结构。据此,英语现在进行体为“现在时”的语法意义和“进行体”的语法意义概念整合后形成的层创结构,过去进行体为“过去时”的语法意义和“进行体”的语法意义概念整合形成的层创结构。Quirk 等^[29]认为现在时的语义功能主要有:状态现在时、习惯现在时和瞬时现在时,如图 5 所示。其中状态现在时是普遍无时间的陈述,习惯性现在时是动作在一段时间重复发生,瞬间现在时则是动作在讲话开始时并结束。类似地,过去时最核心的三个语义功能

包括:时间过去时,状态过去时和习惯性过去时,如图 6 所示。其中事件过去时指过去的单一确定事件,状态过去时指过去的一种状态,习惯过去时指过去一段时间重复发生的动作。除了上述的几种语义功能,现在时和过去时都有表将来和表态度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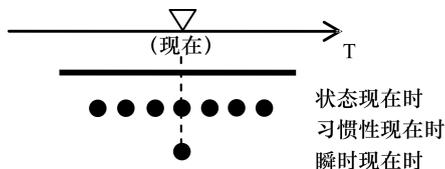


图 5 英语现在时的语义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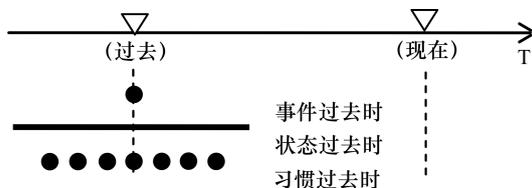


图 6 英语过去时的语义功能

下面对英语进行体构式与各类词汇体之间整合过程以及整合之后的语法意义进行分析。

首先,图 7 是活动类动词的进行体与习惯性现在时概念整合的过程,它包含两个整合过程。I₁ 构建的是无界的同质/异质过程,暗含过程的前后变化, I_{2a} 中 E_{AC} 无界的、同质/异质的动作拥有 I₁ 中所有要求的元素:可持续性、可重复性等。I₁ 与 I_{2a} 将上述主要特征都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B₁。接下来,以 B₁ 为 I_{3a} 与习惯性现在时 I_{4a} 进行整合。I_{4a} 中的可重复性、同质/异质动作对应 I_{3a} 中的可重复性、同质/异质动作过程。这些元素经过选择性地投射到 B₂ 中,因为这些动作都有重复发生的潜质,重复的动作过程在一定时域内形成大过程,同时暗含前后的变化,因此会产生例 15 中的语法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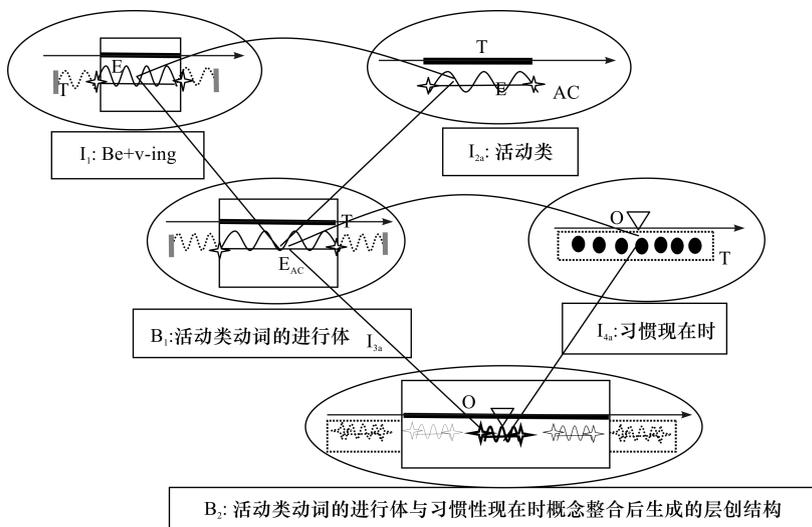


图 7 活动动词的现在进行体的语法意义生成过程

例 15 John **is flying** New York this month.^[9]

例 15 中 fly 是异质活动类动词,在习惯现在时与进行体构式的整合下,根据语境可以判断,这句话表征的是 John 这一个月重复驾驶飞机飞纽约,而一个月之前或之后这一动作有可能存在。

图 8 是过程结果类动词的进行体与事件过去时整合后语法意义的生成过程。过程结果动词的结果在进体构式中被压制,其过程被凸显。 I_{2a} 是异质、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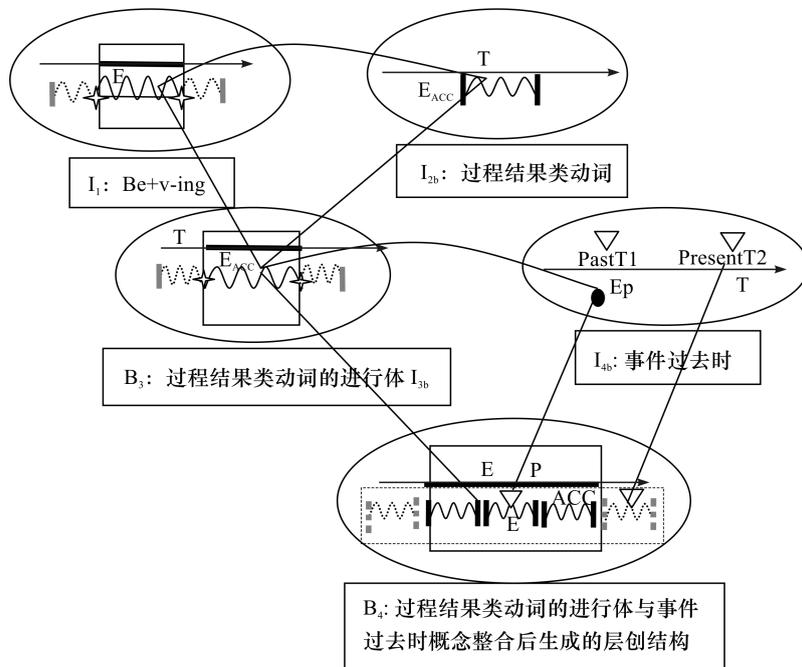


图 8 过程结果类动词的过去进行体的语法意义生成过程

例 16 中 work the night shift 的情状是过程结果类,这句话表征在这几天该事件反复发生形成的过程,同时其发生的时间是在参照点说话之前。

例 16 Those days, I **was working** the night shift.^[9]

图 9 是单纯结果类动词的进行体与瞬间现在时的整合。进行体构式压制其结果并拉长其过程,因此 I_{2c} 的元素为异质过程,具有瞬时性和可重复性,这与 I_1 中的异质过程可重复相对应。这些元素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B_5 。接着,以 B_5 为新的输入空间 I_{3c} ,与 I_{4c} 进行整合。 I_{4c} 的概念内容包括异质、瞬时性和说话时刻,这与 I_{3c} 的异质过程、瞬时性、可重复性、时域等相对应,两者进行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B_6 ,强调说话时刻该事件的过程,该事件在时间辖域内有重复的潜能(用灰色线条来表征),同时该事件在时间辖域外有可能存在(用虚线来表征)。瞬时性的起始动作与结束动作几乎相连,过程性不包括事件的起点与终点,因此整合后形成的过程

重复的过程与 I_1 异质过程,叠加动作相对应,这些要素经过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B_3 ,侧重直接辖域内动作的过程。 B_3 为新的输入空间 I_{3b} ,与 I_{4b} 进行整合。 I_{4b} 构建的异质过程的事件、时间域与 I_{3b} 中异质的过程、时间域相对应,同时 I_{4b} 中的过去时间在语境中也经过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B_4 中,再根据语境进行组合完善拓展,动作过程具有可重复性,因此在时间域内重复的事件形成过程,而在时间域外该事件可能发生。

性包括起始动作之前的准备过程,即不断趋近起始/结束动作的过程,生成例 17 中不同的语法意义:

- 例 17
- John **is kicking** the door.
 - The plane **is taking off**.
 - Mary **is spotting** her arch enemy at the party at the moment.
 - We **are winning** the debate this afternoon.

例 17 的 a 句中“kick”是瞬间动作,在进行体构式中表征瞬间单纯动作或者不断重复的瞬间动作形成的过程。b 句“take off”的起始动作包括其准备阶段,因此在进行体作用下它表示逐渐趋近飞机起飞这一动作的准备过程。c 句中“spot”是瞬间动作,在进行体构式中,spot 的过程被拉长,表征为慢动作的过程,即便是瞬间现在时,也表征说话时刻的动作过程。d 句中“win”也是单纯结果动词,英语进行时有表将来的语义功能,这里根据语境 this afternoon,该句表征的是将来的动作,也是不断趋近于 win 这一动作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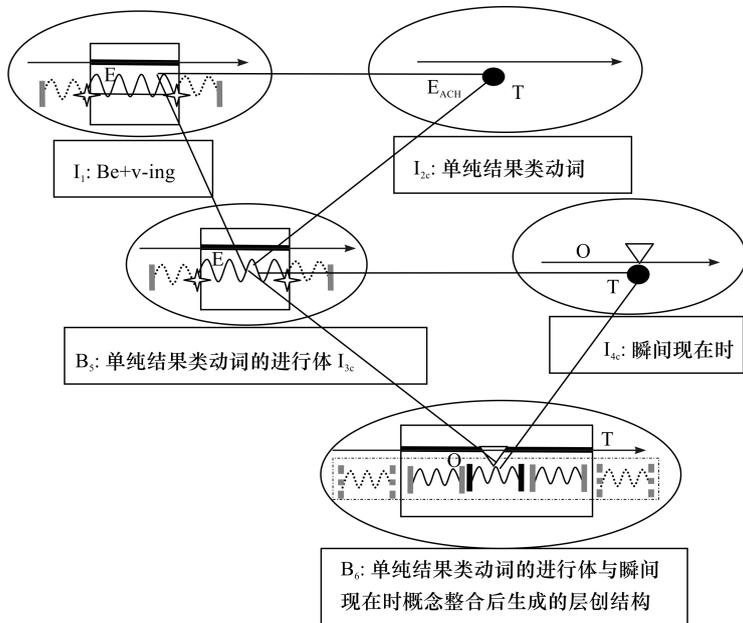


图 9 单纯结果类动词的现在进行体的语法意义的生成过程

状态类与进行体构式不相容,构式压制了其状态性,将其状态性限制在一定的辖域内,而在辖域之外则是另一番状态。如例 18:

- 例 18 a. He **is being** foolish.
- b. She **is resembling** her mother **more and more**.
- c. I **was wondering** if you mind opening the window.

例 18 中 being、resemble 和 wonder 都是状态类的动词。a 句中 being foolish 在进行体制下进入进行体构式,表征说话时刻的状态,而在这一时间辖域之外此状态是不存在的,因此 foolish 只是一时的。b 句中 more and more 将 resemble 的体性转换为异质的活动类,是无界的,这与进行体构式完全相

容。它表示不断趋近“像”的状态过程,即越来越像的状态。c 句 wonder 是状态类,进行体构式将其压制为在直接辖域内的状态,同时过去时有表示态度的特殊语义功能,因此该句表征说话人在说话时域内的状态,表达说话人的委婉要求。具体语法意义生成过程如图 10 所示。I_{2d} 构建同质的状态、时间域与 I₁ 的同质过程、时间域相对应,这些元素经过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B₇,生成状态类的进行体,暗含前后变化的状态。接着以 B₇ 为新的输入空间 I_{3d},与 I_{4d} 进行整合。I_{4d} 的概念内容为同质状态,说话时刻,这些与 I_{3d} 中的同质状态、时间域相对应,这些元素选择性地投射到整合空间 B₈,凸显说话时刻的状态,现在时的状态类动词进行体的语法意义便生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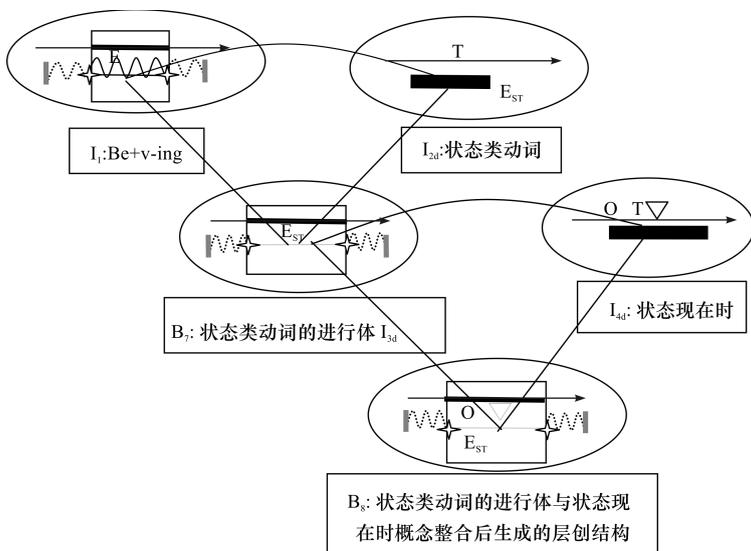


图 10 状态类动词的现在进行体的语法意义生成过程

(三) 汉英进行体构式语法意义对比

汉英进行体的语法意义是基本构式义在具体语境中的衍生义,也就是词汇体、语法体以及语境中的其他因素整合而成的。

汉英进行体构式与词汇体的互动中既产生相同也产生不同的语法意义。在进行体构式与活动类动词、过程结果类动词整合中,两者都产生了相似的语法意义:暂时的动作过程。在进行体构式与单纯结果类动词、状态类动词的整合过程中,汉英产生了差异。首先,英语进行体构式与单纯结果类动词整合中生成了暂时重复的过程,“慢动作”过程,起始、渐进过程,将来的动作;汉语进行体构式与单纯结果类动词整合中生成了暂时重复的过程,“慢动作”过程,起始、渐进过程。汉语中没有产生将来的动作是因为英语进行体构式有现在进行体和过去进行体,即英语中存在“时”及其表征将来的语义功能,而汉语中则没有“时”这一语法范畴^{[30][127]}。这也是为何在例1中我们可以表述“He is dying.”,而不可说“他正在死”。其次,英语进行体构式与状态类动词整合中生成了暂时的状态、逐渐变化的状态以及特殊的语用意义。而汉语进行体构式与状态类动词结合的例子比较少,而且仅生成暂时的状态之义。这里,汉英语法意义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汉英进行体构式的基本构式义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英语中“时”这个语法范畴有特殊的表态度的语义功能。具体表现如例18的b和c。英语进行体构式的基本构式义为暂时的过程性(/+次数性),次数性是由于次数或者程度的加深逐渐产生变化,进而无限趋近结果的过程,因此例18的b句才会表征不断变化、逐渐趋近结果的过程。英语中现在时与过去时都有表说话人主观态度之义,例19中b比a更加委婉,这是由于英语过去时具有语义功能,而汉语中缺少“时”这一语法范畴,因而汉语进行体构式并未产生上述两种语法意义。

- 例19 a. I'm **hoping** to borrow some money.
b.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help me.

五、结 语

本文认为汉英进行体构式对单纯结果类动词、过程结果类动词、状态类动词都产生压制,汉英进行体构式都不能与阶段状态类动词相容。英语进行体构式的语法意义是基本构式义、词汇体、时以及其他语境因素互动整合的结果,而汉语进行体构式的语法意义是基本构式义、词汇体及其他语境因素互动整合的结果。英语进行体构式能够产生逐渐变化的状态、

表将来的动作行为和特殊的语用意义,这与汉语进行体构式的语法意义不同,原因在于,英语进行体的基本构式义“暂时的过程性(/+次数性)”和英语中“时”语法范畴的存在。所以汉语进行体句“约翰在/正在死。”不合法,而英语“John is dying.”却是合法的。

参考文献:

- [1] Comrie B. Aspec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1.
- [2] Smith C. The Parameter of Aspect[M].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7:5-11.
- [3]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1991:207-208.
- [4]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142-160.
- [5] 易仲良. 英语动词语义语法学[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65-68.
- [6] 陈友良. 英语动词进行体的语义实质及认知图式[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3):15-19.
- [7] 温金海. 英语动词进行体的体义实质探微[J]. 外国语文研究, 2012(2):49-61.
- [8] Michaelis L A. Stative by construction[J]. Linguistics, 2010, 49(6):1359-1399.
- [9] 许明, 董成如. 进行体构式对词汇体的压制: 认知语法视角[J]. 外国语文, 2013, 29(2):105-109.
- [10] 王力. 中国语法理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4:202-205.
- [11] 尚新. 英汉体范畴对比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2] 王媛. 谓词性结构的时间性和现代汉语进行体标记的语义分析[J]. 当代语言学, 2012, 14(3):234-245.
- [13] 钱乃荣. 体助词“着”不表示“进行”意义[J]. 汉语学习, 2000(4):1-6.
- [14] 石毓智. 论汉语的进行体范畴[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3):14-24.
- [15] 陈前瑞. 汉语体貌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228.
- [16] 王婷. 英汉进行体构式与词汇体互动的认知语义分析[J]. 宿州学院学报, 2017, 32(3):79-84.
- [17] Fauconnier G, Turner M. The Way We Think[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18] Coulson S. Semantic Leaps: Frame Shifting and Conceptual Blending in Meaning Construc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71-78.
- [19] Dancygier B, Eve S. Mental Spaces in Gramma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34.
- [20] Michaelis L A. Entity and Event Coercion in a Symbolic Theory of Syntax[A]//In Jan-Ola Östam & Mirjam Fried.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Grounding and

-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8.
- [21] 王寅. 构式压制与词汇压制的互动及其转喻机制: 以英语语法体和动词体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45(5): 657-668.
- [22]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4.
- [23]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321.
- [24] Croft W.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31.
- [25] Vendler Z.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M].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97-121.
- [26] 施栋琴. 英汉进行体结构与起始阶段进行动作的表达[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 33(3): 164-171.
- [27] Biber D, Johansson S, Leech G,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 460.
- [28] 陈敏哲. “现在完成体之谜”的认知语言学阐释[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6, 48(2): 176-187.
- [29]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New York: Longman World Publishing Corp, 1985: 198.
- [30] 史有为. 汉语“时体”的再认识: 以“了”为中心[J]. 语言科学, 2017, 16(2): 126-141.

(责任编辑: 陈丽琼)